



《盗梦空间》梦是很久远的现实

□王小坏

关于《盗梦空间》，我不是看明白的，而是想明白的。

想明白以后，眼泪湿润了整个脸庞：原来，我们的男人，是那么爱着我们。他们的梦里，关于女人，不是对肉体的欲望或是对交合的冥想，而是对女人音貌、气味、神态的眷恋。当然，还包括了对家庭的依恋。

看过电影后，一个男人似乎也热泪盈眶，他的原因与女人有些不同，一直期待的电影新一轮的革命，到来了，电影结构主义的革命——关于思维的共享。

看懂《盗梦空间》(以下简称《盗梦》)很难，虽然直观地知道这是一部要讲述梦的电影，但是，从电影开始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你的理解能力完全在不受控制地逃离。难以看懂，或许本身就是导演要

给我们的结局，当我们解释不清楚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你“我的理解”。诺兰就是这样，用《盗梦》来解释他所理解的梦。

理解《盗梦》也很容易。就像之前说的，当我理解了诺兰想要表达的意思后，泪流满面。男人的梦里，原来并不似弗洛伊德或者某位性学专家说的：都是原始的，赤裸裸的性。可以大胆地说，哪怕有那么多迷迭关于男人有着如何细腻之爱的电影，在《盗梦》之前，男人的示好、示爱，还是往往被定义成求偶的信号，只出于性本能的行动。

如果，当共享梦境成为可能后，或许对于女人来说，可以做到用它去证明“我的男人是不是真的爱我”。现实的社会是，人类最隐秘的不再是思想，因为思想会通过行为而得到体现。人类最隐秘的是梦，最原始的梦，是不受自己或是别的什么影响的。而当女人，在那个男人的梦里能够看到那些相亲的温暖场面而非肉体的扭曲画面时，女人就知道：“这

个男人，是我的爱。”当然，也包括了男人去直面自己的女人。

诺兰对于情感的把控远不如他对电影结构的把控。从他的电影里所反映出的，那些相伴的女人的结局总是很惨。直到《盗梦》，诺兰电影里的情感，还是冷而黑的。所幸的是，我们看到了梦里(或许也是诺兰的梦里)寻找温暖、证明爱的倾向。

你的身边是不是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小时候遇到的真实场景，似乎是在表面上被遗忘了。而在随后不断被刺激，于是，在梦中被记起。原以为是梦，其实是很久远的现实。我猜想，如果诺兰下一部将拍温情的文艺片，一定与他的童年有关，与他的兄弟有关。



拯救“坏女孩”

□布莱尔

好莱坞有一个明星，她只有24岁，却已经出道了12年。她先以肥皂剧起步，后来踏上电影舞台，主演了《亲亲两颗心》、《辣妈辣妹》、《贱女孩》等电影，以喜剧成名，就连戏精梅丽尔·斯特里普都忍不住称赞她。可在好莱坞，只有天赋和才华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混出头，至少还得拥有美貌、野心，还得“放得开”。她吸毒、酗酒、醉驾、反叛，生活混乱，她就是好莱坞的“坏女孩”代言人林赛·罗韩。

因酒后驾车和服用兴奋剂，最近林赛·罗韩第三次被关进监狱，虽然入狱不足一日即重获自由，不过日前国外媒体又曝光了一组她与名媛帕丽斯·希尔顿注射毒品的亲热照片，这极有可能让她再陷牢狱之灾。

细心的人可能发现，罗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件都掺和过，唯独没拍过新片。由罗韩主演的、能进入院线公映的商业电影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疯狂赛车赫比》。她最近的一部电影《产前阵痛》没找到发行商，只能在有线电视网播出。尽管如此，依然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林赛·罗韩是个有天赋的演员。这个麻烦不断、酗酒嗑药的女孩，与生俱来有一种表演方式上的幽默感。这种欢乐的特质，也许正是建立在她的早熟的童年经历上。它是一种表达方式，让罗韩借此对付情绪和心理的障

碍。她的这种幽默感，过去不是被定型成跟“小甜甜”布兰妮·帕丽斯·希尔顿差不多的无脑疯，就是被没营养的肥皂剧式角色埋没。

如果要评价罗韩，怎能不先看看她的电影呢？《天生一对》、《辣妈辣妹》、《疯狂赛车赫比》都是不错的选择，在《贱女孩》中，罗韩也为角色注入了思想和活力。在电影《草原是我家》中，当时年仅20岁的罗韩与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母女，斯特里普说：“她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从小就显露出了表演天赋。在片场，当导演喊出开拍指令，林赛马上就能让她扮演的角色在镜头前活起来，我相信，只要她愿意，她什么事都能做到。”

问题是，罗韩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了吗？“我想让人们通过我的作品认识我。”她曾经这样说，“希望大家不要只记得我的派对女孩形象——那很恶心，而且对我不公平，因为我工作如此努力。”如果她当真这样想，也许这次入狱反倒能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作品上来。她有一部电影《弯刀》即将上映，该片的制片人昆汀·塔伦蒂诺曾公开赞赏罗韩是“好莱坞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并表示愿意请她演他执导的电影里的任何角色。

当然，对于罗韩这颗昔日希望之星的堕落，公众也得负一定责任。在她的自我毁灭之路上，八卦媒体的“特别关照”和读者的趋之若鹜，显然在她的背后推了一把。英国《新政治家报》的专栏作家凯拉·科奇雷恩曾撰文称：“可以说，媒体和公众如今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把她当人看待了。”那么，如果公众愿意补救，这颗星星能否重新发光，就得靠林赛·罗韩自己了。

《绯闻女孩》并不美

□陈鹏

进入9月以来，《绯闻女孩》新一季强势登场。从2008年开播至今的美剧《绯闻女孩》在中国红透半边天，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孩一路追看，但与《欲望都市》《越狱》《24小时》《豪斯医生》等经典美剧相比，《绯闻女孩》更像是青春荷尔蒙与纽约上层社会肤浅迷离的混合物，在远离世俗的同时也逃避了应有的“深刻”。

《绯闻女孩》的剧情略显混乱，一个隐而不显的“绯闻女孩”以旁白方式引领剧情，讲述曼哈顿某贵族中学曾经的女王、金发美女塞莱娜重新回到学校，和从前最好的女性朋友、新朋友、新男友等等一干青春无敌、又美又帅的男孩女孩们展开新的校园故事，其间自然少不了三角恋、明目张胆的性背叛、眼花缭乱的时装秀和赤裸露骨的性表白。

美国校园青春题材影视剧已经很多，以《美国派》《哈啦玛丽》为代表的一系列青春校园喜剧尽管荒诞搞笑，但青春性教育的主题还是不乏深刻；《惊声尖叫》之类的青春惊悚恐怖片则对美国当下青少年高度物质化生活(派对、吸毒、性乱)展开反思。至于《阳光小美女》

《舞出我人生》这样的励志片，更是充满“积极向上”的元素。《绯闻女孩》无疑像个异类——隐匿于美国“主旋律”影视作品中的批判精神不见了，完全让位给了消费主义的鼓吹和狂欢，这更像是创作者们对惨淡现实的无奈妥协。

《绯闻女孩》的真实更像是被金钱、美酒和名牌重重包装的伪真实，把成人都难以发生的故事交给一群中学生，让美轮美奂的“残酷青春”和不可思议的爱情阴谋在一批早熟的孩子身上反复折腾，它也就丧失了一部美剧通常具备的“所指”和“能指”。《绯闻女孩》不像《欲望都市》，借助性话题探讨都市大龄女性的灵魂孤独，也不像《越狱》通过惊悚包装批判美国的司法制度，它甚至连《老友记》的美式幽默也玩不好。

《绯闻女孩》之类的时尚剧受到热烈追捧，其背后也露出一丝隐忧——是戳穿混乱的爱情和欲望假象，还是耽于幻想随波逐流？美剧也未必都是一流的佳作，当这类美剧抛出的奢华或隐私已经超越我们的道德承载，如何固守传统，反观自身仍然是中国观众需要思考的问题，尤其当“道德”在当今众多更加张扬、更加无畏的年轻人身上被稀释、被曲解之后。